

留学生汉语离合词习得偏误调查研究

——越南留学生的视角*

李丽丽,陈碧银

(广西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汉语离合词主要有四种结构类型,据此可设计问卷对初级、中级、高级阶段越南留学生开展离合词习得偏误问卷调查,得出各水平阶段学生使用离合词产生的偏误率。问卷调查中越南留学生产生的偏误在不同离合词结构类型及不同水平阶段两方面有不同表现,成因也不尽相同。调查结果对汉语离合词的教学及留学生学习汉语离合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汉语离合词;越南留学生;偏误;教学对策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2)05-0134-05

一、汉语离合词概述

(一)汉语离合词定义

现代汉语中的“离合词”是汉语词汇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它是因某些特殊词汇的构词语法及使用上的结构特征而得名。目前的辞书及语法研究成果普遍把“离合词”看作是“述宾”结构的词、词组或短语。但是仍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词,有人认为是词组,还有人认为是短语。

李汉达先生认为“凡由动词跟附加语合成,中间可以插入某些音节的动词成为结合动词。动词跟自身受词连写为结合动词”^[1],这可以说是把离合词看作词的代表。王力先生秉承词组说的看法,在此问题上,他提出,“凡是两个字中间还可以插得进别的字,就是仂词,否则只是一个单词”^[2]。短语说代表为吕叔湘先生,他认为离合词是一种短语,理由为组合的词组拆合随意,且位

置变换不受约束,而离合词“只有单一的意义,难于把这个意义分割开来交给这个组合的成分。如:‘睡觉’、‘吵架’等离合词从词汇的角度看都可以算作为一个词,可是从语法的角度看,不得不认为这些组合是短语”^[3]。

从以上三个有代表性的对离合词理解的界定可以看出,不论将离合词看作是词、词组或短语,各家的界定都体现出了理解离合词的核心线索,即:其结构体现出了“动词/介词+某种成分”的语法特征,而其在使用上的特点则是可“合”可“离”,当离合词时“合”时,在语用中能看出该离合词的本来面目,而当离合词“离”时,则可以在其中插入不同的成分,表现出迥异于其他词语的典型特征,这也正是其名“离合词”的由来。本研究在认同这些核心特征的基础上,认为可将离合

* [收稿日期]2012-03-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C740138)“汉越词汇文化意义对比研究”

[作者简介]李丽丽(1977—),女,河南周口人;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陈碧银(1989—),女,越南人;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词界定为短语为宜。

(二) 汉语离合词的结构类型

动语素、名语素、形语素、介语素这四种语素是构成离合词的主要成分^[4]。构成模式有“动+名”(如:开车、放假、扫地);“动+形”(如:问好、整容、追肥);“动+动”(如:开学、受骗、过去);“介+名”(如:照样、照面、依样……)。在如上提到的四种结构类型中,“动+名”型离合词在数量上是代表性存在。

下文将例释汉语离合词“V+宾”这种主要结构类型的四种具体表现^[5]:

结构一为[V+动态助词+O],是离合词与“着、了、过”这三个动态助词连用时出现的异于常见动词的形式,此时一般离合词出现“离”的状态,即把动态助词插入离合词之间使用,如“排着队”、“吃了亏”、“上过学”等。

结构二为[V+定语+O],名词、形容词、代词可以作为其中的定语成分。“V+名+O”这种结构表示对宾语情况的具体说明,宾语常体现为名词,如“游了一小时泳”;“V+形+O”结构表示对事物性质、状态的描述,如“有大智”;“V+代词+O”结构出现的代词可以是疑问代词、特指代词、指示代词三种情况,如“算什么数”“要了我的命”“冒这个险”。

结构三为[V+补语1+O],这类离合词在语法结构上属于离合词的第二大类型。该结构补充说明动作或行动产生的结果、发生的程度、动作的趣向等补充状态,数量短语、趋向动词、双音词、单音词常用来充当其补语的成分。补语的形式体现为程度补语、结果补语、可能补语、状态补语、时量补语等。如“上学上得很累”“做好作业”“签到名”“出得了门”“聊天聊得热火朝天”“送了一条命”等。

结构四是[V+V+O]是离合词的重叠式,是说话人趋向轻松、随意、委婉、缓和的语气而主动避开庄重、正式的语气,如“上上网”“游游泳”“等一等人”等。

二、留学生习得汉语离合词偏误分析——越南留学生的视角

(一) 调查问卷说明

本研究是为了调查留学生习得汉语离合词的情况,但是留学生国别及母语情况是一个可能影响调查结果的变量,因此,为了排除母语变量的干扰,本研究选择一个特定国家——越南的留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即在广西师范大学学习汉语的越南本科留学生,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越南学生按照其汉语水平的等级分成三类: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分别对应广西师范大学汉语专业本科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的越南留学生。

本研究据离合词的结构类型设计了初、中、高三套题目;在每套题目中,每一种结构类型出现一到两次,三种级别的问卷所体现出的不同是词语的难易程度,而非结构类型的差异。每个水平档次的调查问卷所出现的离合词可以归为如下四个结构类型,即“V+动态助词+O”、“V+定语+O”“V+补语+O”“V+V+O”,最后的数据按照这四个大类进行汇总。

本次调查的时间是2011年2月20日-3月20日,问卷共发出120份,每个水平等级各发4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05份,每个水平等级各35份。

(二) 越南学生使用离合词结构类型偏误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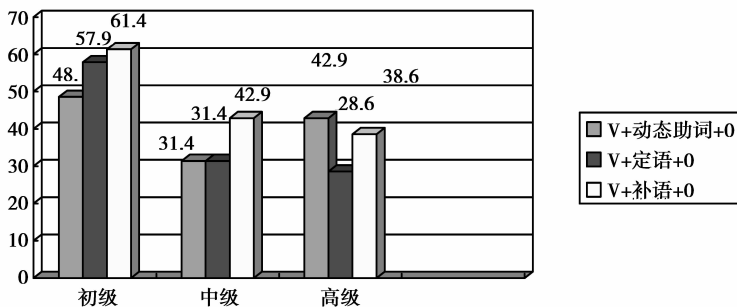


图1 越南留学生初、中、高级阶段使用汉语离合词偏误率(%)

图1反映了初、中、高三个水平层级的学生在使用汉语离合词四种结构类型时出现的偏误率(单位:%),以下按照结构类型作具体分析。

1. 越南学生使用结构类型为[V + 动态助词 + O]的离合词出现的偏误

结构类型[V + 动态助词 + O]在初、中、高三三个阶段出现偏误的概率依次为48.6%、31.4%、42.9%,三个水平阶段的偏误率呈V字形排列,中级阶段偏误率有所降低,而到高级阶段偏误率反而有所回升,原因可能是初级阶段的学生学习汉语时间不是很长,他们接触汉语词尤其是离合词比较少,问卷中设计的词汇是他们常接触的,到了中级阶段,学生掌握的离合词数有所增加,偏误率因而有所降低;而高级阶段中的离合词有些是调查对象不常见的,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辨别出其是否离合词,因而导致偏误反而比中级阶段稍高。

总体来看,“V + 动态助词 + O”结构偏误类型可以分为遗漏、添加、回避、和错位四类,如“放学回家”与“放了学回家”(遗漏);“打着电话”与“在打电话”(回避)、“外面在下雨着”与“外面在下雨”(添加);“他向老师敬礼过,可老师没看见。”与“他向老师敬过礼,可老师没看见。”(错位)等。

2. 越南学生使用结构类型为[V + 定语 + O]的离合词出现的偏误

结构类型[V + 定语 + O]的定语分为形容词、名词短语、代词、数量短语,这几种类型的定语在离合词中在初、中、高三三个阶段出现偏误的概率依次为57.9%、31.4%、28.6%。由于初级阶段越南学生对离合词缺乏足够的了解,不理解什么时候应该使用离合词“离”的形式,什么时候使用离合词“合”的形式,他们只是模仿曾经学过的一些离合词做练习,所以相对于中级和高级阶段偏误率高得多。与其他两种结构相比,这一结构的偏误体现出更直观的减少趋势,中高级阶段使用情况明显比初级阶段高,但高级阶段并不比初级阶段乐观许多。

在这一结构中名词短语是比较复杂的成分,越南学生对“V + 名词短语 + O”这一类型是倾向

于采取回避的策略,宁愿用简单的几个小句子来表达整个句子的意思。或者直接把离合词看作一般的整合在一起使用的词,将名词短语放在离合词的外部,如“早上热水洗澡完以后,再去上课特别精神”应为“早上洗完热水澡以后,再去上课特别精神”。

“V + 疑问代词 + O”表示疑问又能表示不满意或不屑的语气,而越南学生尤其是初级阶段的学生常常忽略这一点,导致句子的语气不够强烈;“V + 人称代词 + O”和“V + 指示代词 + O”的偏误原因是常常根据越南语翻译过来。

通过调查结果看,很多越南学生将离合词和越南母语中的动词等同。另外,调查对象都是成年人,从小到大都是用母语,用越南母语的知识来学习和掌握第二种语言,受母语的影响,常常直接翻译于是出现偏误。

3. 越南学生使用结构类型为[V + 补语 + O]的离合词出现的偏误

结构类型[V + 补语 + O],调查的补语的种类包括趋向补语、可能补语、时量补语、结果补语,初级、中级、高级阶段越南留学生使用偏误率依次为61.4%、42.9%、38.6%,与其他两种结构相比,这一结构的偏误率呈现出初、中、高逐级递减的趋势,且初级阶段的偏误率在所有结构中居最高,这说明补语这一语法范畴对初级阶段的学生是比较难掌握的部分。

初级阶段学生对趋向补语没有认识,因此无论是简单补语还是复杂补语都掌握的不够好。到了中级阶段的学生,他们已经学了趋向补语所以错误减少,简单补语的水平接近中国人的水平,而对复杂补语并不是很了解。高级阶段学生对这一类离合词有一定的了解,不过复杂趋向补语比较难所以仍有错误。

当需要用可能补语时,学生常常采取回避策略,以“可能”代之,如“这房子不可能存货了”与“这房子存不了货了”,虽然这两个句子语法上都没有错,但前面的错句不能表达出“客观条件不允许”的语意。对于时量补语出现的偏误,是因为越南语中一律将其放在动宾组合的后边而非中间,所以才出现“洗澡两次”这一说法。

当需用结果补语时也易出现将结果补语后移的偏误,如“败家完”与“败完家”这是因为受到汉语中离合词之外的动词的影响,如非离合词:“认识”的结果补语形式是“认识到”。

该研究涉及的此类调查项目在如上类型之外,还有“离合词+程度补语”这种情况,该种结果在使用中的处理一般是将宾语前置,形成“名+动+补”这种具体的结构形式,如:“他歌唱得很好”,但由于这个结构可以将“歌”看作主语,后面的成分可以看作术语,这跟上文提到的结构区别较大,因此调查未涉及此种情况。

4. 越南学生使用结构类型为[V+V+O]的离合词出现的偏误

结构类型“V+V+O”是离合词在语用中重叠式的体现,它表示时间短、尝试性、轻松等意思。三种水平阶段的越南留学生在离合词重叠式使用中偏误率依次呈现为:42.9%,42.9%,22.9%。该曲线与其他结构相比,呈现出扁平化的趋势,中级不比初级有改善,到了高级阶段,该结构的使用才出现明显好转。

越南语中同类意思通常会用“一会,一下”的等义词表示。受越南语的影响,在需要用到离合词重叠式的时候,一定比例的越南学生会使用回避策略,使用“一会”“一下”表示,如“让我洗澡一下,然后我们走”与“让我洗洗澡,然后我们走”。

离合词重叠式的“VVO;V了VO;V—VO;V不VO”式与一般双音节动词的“ABAB”重叠式在形式上不同,受一般动词“ABAB”重叠式的影响,越南学生常把离合词的重叠式误用成“VOVO;VO了VO;VO—VO”,如“理发理发”与“理理发”。

三、针对汉语离合词的教学策略与建议

在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离合词是关乎汉语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的教学难点,这一方面源于学生受母语的干扰,即其母语词汇系统中并无类似语法范畴,学生或者使用错误,或者在语用中本能地采用回避策略,偏误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是汉语教师在教学中对离合词的重视度不够,对于离合词的讲解及练习设计的量不够;还有一方面是学生在学习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而教师对

其辅导不力,导致学习效率不高;另外,离合词具有数量大、常用、可合可分、表现形式复杂多样等特点,其本身即是学生学习和掌握的难点。

基于如上几种情况,我们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教学策略与建议,尝试提出教师及学生在如下层面改进教学或学习,以期能对汉语离合词的教与学有所助益。

其一是统计常用的离合词,并伴随着学生词汇量的增加定期、常规性地总结所学离合词的数量,并复习他们的扩展用法。离合词在语用上的体现千变万化,教师的列举永远不可能是穷尽性的,但却可以分门别类列举出一些离合词较为典型的语用表现形式,设计成形象的图示供学生参考及查找。

其二是突出个性,反复巩固。很多离合词教学的研究人员想化繁为简,试图找到讲解离合词的通用法则,这只能是一种猜想,在现实中不可能得以实现。离合词的数量大,且在分合规律上不存在统一性,一般通用的规律中总有例外。如大多数离合词不能再带宾语,但是有些却可以,如“担心孩子、出口机器”,然而例外很多就等于规则不科学或者没有规则。所以汉语教师要避免教授离合词时“一刀切”的做法,尽量摆脱寻找统一规则的思路,在对一个具体离合词的生动运用的学习过程中进行强化训练,要根据学生对离合词的使用情况反复巩固,逐渐培养出其语感。

其三是利用与汉语与母语的对比辅助离合词的教学。“对比分析是将两种语言的系统进行共时比较,以揭示其相同点和不同点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因此,利用学生母语与汉语进行对比分析,预测学生学习的难点和重点以及可能出现的错误等就十分重要。”^[6]譬如,对于越南留学生来说,越南语中有将近百分之七十的词语是汉越词,读音及意思非常相近。了解到母语的汉越词的特点,对于学习汉语的离合词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其四是注重学生在课堂上习得离合词的直接体验。“广义的学习包括学习与习得,学习是学习者有意识的规则的掌握,习得是潜意识的自然的获得。”^[7]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有一条明线的任务,也有一条暗线的任务,前者是讲解规则,让学

生有意识地操练离合词,这是学得;后者是教师在组织课堂语言时尽量多使用一些离合词的表达方法,并尽可能地出现离合词,出现更多表达方法,并通过课堂语言的句子重音提醒学生注意教师提到的离合词用法,比如“周末我一般在家里上上网,或者跟朋友逛逛街,你们周末一般做什么呢?”,这句含有离合词重叠式的话教师在跟学生聊天时可以自然地表达出来,教师可以在向学生引入离合词概念后用创设准真实语境的方法自然地植入课堂教学语言中,这是汉语教师有意识地为离合词的课堂习得创设的语言环境。

[参考文献]

[1] 李汉达. 动词连写问题[J]. 中国语文, 1953(10):

9-10.

[2] 王力. 汉语语法纲要[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2: 23-24.

[3]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22.

[4] 李丽丽, 陈碧银. 小议汉语离合词[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1(7): 70-71.

[5] 齐沪扬.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199-212.

[6]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0: 169-170.

[7] 王燕明. 对外汉语扩展形式及教学[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09: 38.

(责任编辑: 杨 睿)

Analysis of the Errors on Overseas Students' Using Chinese Discontinuous Words and Relevant Teaching Strategies

——In Case of Vietnamese Students

LI Li-li, CHEN Bi-yi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discontinuous words (CDW for short) consist of four main structures and a questionnaire analysis focused on the error rate of primary, middle and senior Vietnam students' using CDW was conducted accordingly to obtain error rate produced by using CDW by the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questionnaire, the errors produced in Vietnam students have different displays in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CDW structure types and different Chinese proficiency levels and their causes are different. The survey result is of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the teaching of CDW and CDW-learning of overseas students.

Key words: Chinese discontinuous words (CDW); Vietnam students; errors; teaching strategy